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

脑髓地狱

(日) 梦野久作 著
林敏生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髓地獄

(日) 夢野久作 著
林敏生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脑髓地狱 / (日) 梦野久作著; 林敏生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2. 3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

ISBN 978 - 7 - 5133 - 0576 - 1

I. ①脑… II. ①梦… ②林… III. ①推理小说 - 日本 - 现代 IV. ①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28031 号



日本四大推理奇书之脑髓地狱

(日) 梦野久作 著; 林敏生 译

策 划: 褚 盟
统 筹 编 辑: 武晓宇
责 任 编 辑: 褚 盟
责 任 印 制: 韦 舰
装 帧 设 计: 主 语 设 计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 版 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 顾 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 服 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 购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100044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4. 125
字 数: 32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一版 2012 年 3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33 - 0576 - 1
定 价: 125. 00 元

卷头歌

胎儿呀，胎儿。
你为何跳动？
是因为了解母亲的心
而，害怕吗？

……嗡嗡——嗡——嗡嗡嗡……

我迷迷糊糊地醒来时，这种如同蜜蜂振翅般的声音，仍然在我耳中留下极深的振动余韵。

就在我凝神倾听时，我突然察觉到，现在应该是半夜吧……总觉得附近某个地方好像有时钟的钟摆在摇动着。继续打盹之后，那好似蜜蜂振翅般的余响忽然越来越轻，渐渐消失，周遭恢复一片死寂。

我猛然睁开眼。

一颗蒙着灰白色尘埃的灯泡垂挂在高高的白色天花板上，发着光的红黄色玻璃球的侧面停着一只大苍蝇，就像死了似的一动不动。灯泡正下方，在坚硬、冰冷的人造石地板上，我呈大字型躺着。

奇怪。

我呈大字型躺着不动，用力睁开眼皮，上下左右地转动眼球。

这是一个由蓝黑色混凝土墙围绕成的十二尺见方的房间。

而且，是一间三面墙上各有一扇以铁格子和铁网双重罩住的细长型磨砂玻璃窗的，感觉上非常牢固的房间。

在没有窗户那一侧的墙边，头朝入口方向横置着一张同样牢固

的铁床，上面铺着洁白被褥，看来似乎没有人使用。

太奇怪了。

我微微抬起头，环视着自己的身体。

我身穿洁白、崭新、蓬松的双层棉布和服，胸口系着一条短纱布带，从和服里伸出的圆胖泛黑的四肢上却满是污垢……那种肮脏……

实在太奇怪了！

我恐惧地举起右手，试着摸自己的脸。

鼻子尖削、眼窝低陷、头发杂乱、胡须纠结……

我吓得跳起来。

再摸一下脸，环顾四周。

这到底是谁？我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啊！

我的心悸瞬间增强，宛如小鹿乱撞……呼吸急促，不久后就变得像是濒临死亡般的剧烈喘息……然后，却又静止不动。

居然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事……

自己居然会忘了自己……

无论我怎么想，都无法想起自己是生活在哪里的谁……

我对与过去有关的回忆荡然无存，我所残存的记忆只剩下刚才听到的时钟的嗡嗡声。

仅此而已……

即使那样，我的意识仍很清楚，可以清楚地感觉到阴沉沉的黑暗环绕在房间外部，并且蔓延到了天涯海角。

……不是梦，这的确不是梦。

我跳起来。

我飞快地跑到窗前，凝望着磨砂玻璃的表面，想看看映现在玻

璃上的自己，试图唤醒某些记忆。但是，只是徒劳而已……

磨砂玻璃上映出的只是毛茸茸如恶鬼般的、我自己的影子而已。

我转过身，跑向床铺枕头旁的房门入口，面孔贴近只有钥匙孔是开着的合金门锁。但是，门锁片上却没有映照出我的面孔，只反射出昏黄的光线。

我寻找床脚，掀开被褥看，解开衣带翻看和服内侧，别说是我的姓名，连一个缩写字母都没有发现。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

我依然是身处未知世界的未知的我，依然是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谁的我。

就在这个时候，我开始觉得自己仿佛被某种力量抓住衣带，垂直向下掉落到某个无限的空间。在某种战栗从肺腑间猛然窜起的同时，我不禁忘我地嘶声尖叫起来。

那是像金属般尖锐的高亢声音……可是，这声音尚未让我回想过去任何事情，就已经被四周的混凝土墙吸收，而后消失了。

我再度尖叫，可仍然徒劳无用。我的声音先是剧烈波动、旋转，随后消失，四面墙壁、三扇窗户和一扇门，仍旧陷入冰冷的寂静之中。

我想再尖叫。可是……声音尚未发出，就已经缩回咽喉深处。我害怕每次尖叫后那种静寂的恐怖……

我的牙齿开始喀嚓作响，膝盖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即使如此，我还是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我十分痛苦，喘不过气来。

不知不觉，我开始激喘，即使想喊叫，也喊不出声来，在似有若无的恐怖笼罩下，我呆立在房间中央喘息。

这里是监狱，还是精神病院？

我的呼吸越来越急促，喘息声犹如狂风一般，在深夜寂静的四壁中回响。

不久，我的神志逐渐模糊，眼前一片漆黑，同时僵硬得全身冷汗直冒，仰天倒下——几乎快要倒下，我不由自主绝望地闭上眼睛……可却猛地发现自己仍然宛如机械般站立着。我用力睁开双眼，凝视着床铺后面的混凝土墙。

因为，我听见混凝土墙后面传来奇妙的声音！

那应该是年轻女人的声音，声调非常沙哑，几乎无法辨认出是否真的是人类发出的声音。不过，包含在声音里的深深的悲哀以及沉痛的回响却透过混凝土墙清晰地传入耳中。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请你再一次……听我的……声音啊！”

我愕然，全身缩成一团，明知道这个房间里除了我以外并无别人，还是忍不住再次回头望向背后。之后，我转过头来，凝视着渗透出女人声音的混凝土墙。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隔壁房间里的大哥，是我，是我呢！你的未婚妻……请你再听一次我的声音……请你听着，听着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啊！”

我的眼皮撑得发痛，嘴巴兀自张开，恍如被声音吸引般地向前跑了两三步，双手用力按住小腹，专注地盯着混凝土墙。

那是会让听到的人心脏吊在虚空中的纯情叫声，是会让五脏六腑都冻凝起来，宛如坠入绝望的深渊般，令人无法忍受的绝叫……

这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呼唤着我，也不知道会再继续呼

唤几千年、几万年的深切哀怨的声音。

而它此刻正从深夜的混凝土墙另一头叫着我。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为什么……为什么不回答我呢？是我，是我，是我，是我呢！难道你忘了？是我，是我啊！你的未婚妻！你……你忘了我吗？我和你在一起的前一天晚上……举行婚礼的前一天晚上，你亲手杀死我。但是……我又活过来了，从坟墓里复活后回到这儿，我不是幽灵……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为何不回答？你忘记当时的事了吗？”

我跟跄后退好几步，再度睁大眼睛凝视声音传来的方向。

好奇怪的一番话……

墙壁那边的少女认识我，说她是我的未婚妻。而且……说与我举行婚礼的前夕被我杀害……现在又复活了。然后，被囚禁在与我隔着一层墙壁的房间，不分昼夜呼唤着我。她持续叫喊着令人难以想象的奇怪事情，努力疯狂地想要唤醒我过去的记忆。

她这是疯了？

还是当真的？

不、不，她一定是疯子，是疯子……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怎么可能有这种不可思议到荒谬的事啊，哈、哈、哈……

我忍不住笑了。但是，笑意却冻结在脸上，我的脸部肌肉僵硬了……因为，更悲痛、更深沉的呐喊又贯穿混凝土墙传来。我再也笑不出来了。那种知道我是谁的确定语气……那样严肃的凄怆……

“大哥、大哥、大哥，你为什么不回答呢？我是这么难过，你却……请你回答，只要一个字、一句话……”

“请你只要回答……一个字、一句话……就好。这样，这家医院的医生就会知道我不是……疯子，而院长会因为你听得出来我的声

音，让我们一起出院……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为什么不回答？”

“……”

“难道你不知道我有多么的痛苦吗？我每天、每天……每夜、每夜……的呼唤着你，难道你没听见我的声音吗？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太过分了，你真的太过分了……我、我……我的声音已经……”

呐喊之间，墙壁那头开始传来另一种声音，也不知是手掌或是拳头，反正是人类柔软的手敲打混凝土墙的声音，是皮肤裂开、肌肉破碎也不在乎的连续敲打的声音。我一面想象墙壁对面四散飞溅的、黏腻的血迹，一面仍旧咬紧牙根、圆睁双眼。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是曾经被你亲手杀死的未婚妻呀！我已经活着回来了呀！我……是那个除了你以外无依无靠的我呀，我就这么孤孤单单的待在这里……你真的已经忘记我了吗？”

“……”

“大哥，我们同病相怜，这个世上只有我们两人孤独地待在这里，被其他人认为是疯子，受到隔离，囚禁在这家医院里。”

“……”

“只要大哥回答，我所说的事就会变成真的，只要你记得我，我……也知道你不是精神病人……只要一个字、一句话……请你只要回答……叫一声我的名字……真代子……啊，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啊，我已经没有声音，我的眼前……一片昏暗……”

我情不自禁跳上床铺，趴在传出声音的蓝黑色混凝土墙旁。我的心里有一股难以忍受的强烈冲动，很希望马上回答……希望帮助少女解除痛苦……更希望早一刻确定自己是什么地方的谁，可

是……我硬生生咽下一口唾液。

我慢慢从床铺上滑下来。凝视着墙壁上的一点，尽可能离那个声音远远的，后退到对面的窗边。

我最终还是没能答复她……不，是不可以答复她。

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我的未婚妻啊，就算听到她如此深刻、沉痛的纯情呼唤，我却仍然连她的长相都想不起来啊。我能够回想起来的，能够认为那是自己的“过去”而回想起来的真实记忆，只有刚刚听到的时钟钟摆那嗡嗡作响的声音而已……这样的我，可谓是最离奇的痴呆病患者吧。

这样的我，如何能回答说自己是她的未婚夫呢？就算因为回答了，而让我得以获得自由，届时能否知道自己真正的身世和正确的姓名还是另一回事。她……究竟是正常人？或者是精神病患者？我根本无从判断。

不止如此，万一她真的是精神病患者，而她强烈呼唤的对象只不过是她的幻觉，那会变成怎样？一旦我回答，很难说不会酿成重大错误；就算她呼唤的人确实存在于这个世上，如果那人并不是我，又会怎么样呢？那岂不是因为自己的轻率而窃占了别人的未婚妻？冒读了别人的未婚妻吗？

上述不安和恐惧接二连三袭上心头。

在我不停地吞咽口水，双手紧紧握拳时，她的呼喊声还是不断穿透墙壁，向我袭来。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太过分了，太过分、太过分了，太、太过分了……”

她的呼唤无比沉痛，宛如幽灵般无限纯情却又饱含哀怨。

我双手揪着头发，已经留了很长的指甲抓着头皮，几乎快流出

血来了。

“大哥、大哥、大哥，我是你的人，你的人啊！快点、快……用你的手抱住我……”

我的双手剧烈地磨擦着脸。

不、不是的……你错了，错了，完全错了，我不认识你……我差点就脱口而出了，却马上噤住声音……我甚至连这点都无法肯定，我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过去，没有任何可以否定她所说的话的证据……别说是是否有亲兄弟或是出生的故乡，我连自己是人还是猪都不知道。

我握紧拳头，用力敲着耳后，但是，脑海中同样无法浮现出丝毫记忆。

即使这样，她的声音仍未中断，呼吸急促，几乎听不清楚的叫声里溢满深沉的悲痛。

“大哥……大哥，请你……救、救我……啊……”

我觉得自己仿佛被她的声音所追赶，不禁再次环顾四周的墙壁、窗户和门，然后往前跑，又止住脚步。

我想逃到什么声音都听不到的地方！

这么想的瞬间，我的全身泛起鸡皮疙瘩。

我跑到作为入口的门前，尝试全力冲向铁锈色的坚固房门，从钥匙孔往外窥看……在仍旧传来的执拗且不绝于耳的呼唤声的威胁下，我试着用双手抓住窗户的铁格子用力摇。铁格子下方的角落好不容易出现了歪斜，但是单凭一个人的力量，似乎仍然无法逃脱。

我颓然回到房间正中央，身体不停颤抖着，再度环视房间的各个角落。

我到底是否仍在人类的世界里呢？或者我已经来到了幽冥世界，

正在接受某种痛苦的惩罚？

在这房间里恢复清醒的时候，我刚刚缓了一口气，却又马上坠入忘记了自我的无间地狱……四周没有丝毫回响，能听见的只有时钟的声音……而且，转眼间又陷入这种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女人呐喊声折磨的活地狱……承受着无法逃避，难以获得救赎，而且好像并非存在在这世间的深刻悲哀的苛责中。

我用力踩着地面，直到脚踝生痛，才颓然地坐下来，然后仰躺在地上……又再度起身回望四周。

我极力想让自己的注意力脱离隔壁房间那若有若无的声响，以及断断续续的哽咽声，尽可能回想起自己的过去，逃离现在这种痛苦的境地……也更希望能够清楚回答隔壁房间的问题。

我不知道自己在这个房间里像这样困扰了多久，几十分钟——不，或许是几个小时也不一定——但是，我的脑海中却依然一片空虚，别说与她有关的记忆，连自己的事情都完全想不起来，空白的我只是活在空白的记忆里，虽然被女人无止尽的叫唤声所驱赶，我却仍旧徒然在黑雾中挣扎、徘徊。

不久，墙壁另一头的叫唤声逐渐减弱，像丝线般时断时续，最后完全断绝，周围又回复到先前那种深夜般的静寂。

同时，我也累了，狂乱得耗尽体力，思索得耗尽脑力。我静静听着那似乎是从门外走廊尽头传来的滴答、滴答的钟声，也不知道自己是呆立着，或是坐着在发愣……

不知道时间，不知道情况，仅仅是陷入到最初那种茫然无意识的状态里。

喀隆——一个奇怪的声响。

回过神时，我发现自己的身体靠在与入口反向的另一个墙角，

手脚向前伸着，脸颓然垂在胸口，凝视着鼻尖前方的人造石地板。

仔细一看，地板上、窗户上、墙壁上，不知何时已经变亮了，泛着苍白的光影。

吱吱……叽叽喳喳……轰隆、轰隆……

有麻雀的叫声……还有电车逐渐远去的声音……天花板上的电灯不知何时已经熄灭。

天亮了。

我模模糊糊地想着，双手揉着眼。或许是因为沉沉熟睡的缘故，我把今天凌晨在黑暗中发生的许多不可思议又恐怖的事忘得一干二净，用力伸展僵硬而发痛的身体，打了个大呵欠。就在尚未充分完成一个深呼吸之前，我惊讶地闭住了嘴。

房门和地板的接合处滑开了一扇小门，摆放着白色餐具和银色盘子的白木餐盘正从门外送入房中。

见到这东西的瞬间，我心中突然一动。从今天凌晨产生的无数疑问不知不觉地又开始在脑海中跃动起来……我下意识地站起身，踮着脚尖跑到小门旁边，猛然抓住那只正在送入餐盘的红润、肥胖的女人手臂。

哗啦啦，装着土司面包、蔬菜沙拉的碟子以及牛奶瓶全都落在地上。

我用沙哑的声音大叫：“请……请告诉我……我是谁……我的名字是什么？”

“……”

对方动也不动。露在白色袖子外的如红萝卜般的冰冷手臂，在我的强力抓握之下霎时变成紫色。

“我……我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不是疯子，我什么都不是……”

“啊——唔……”

外面响起一阵年轻女人的尖叫。被我抓住的紫色手臂开始无力地挣扎。

“快来人……来人啊！七号房的病患……啊！快点……唔唔……”

“嘘、嘘！安静、安静，请你……不要叫。我是谁？这里是……什么地方……现在是……请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我就放手……”

门外一阵啜泣声。

同一瞬间，我双手的力量放松了，女人的手臂迅速缩到小门外，啜泣声戛然停止，走廊上响起一阵快速奔跑的啪哒啪哒声。

拼命抓住的手臂出其不意地溜掉了，我一屁股坐倒在坚硬的人造石地板上，差一点后脑着地。我慌忙用双手撑住地面，恍惚地转头回望。

这时……又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紧绷的心情，随着一屁股坐倒在地的同时也放松了，一抹无法形容的可笑感觉开始从小腹深处升起，完全没办法控制。那实在是难以忍受、非常奇妙的可笑感觉，仿佛……每一根头发都跟着大笑起来。那似乎是从灵魂深处涌现出来，撼动全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似乎是不笑到骨肉四散绝不罢休的笑。

啊、哈、哈、哈、哈，真是愚不可及！不知道姓名有什么关系呢？忘记了也没有丝毫不自由。我不就是我！啊、哈、哈、哈、哈。

发觉这一点之后，我更加忍不住地摔倒在地，抱头、捶胸、顿足地大笑。笑……笑……笑……吞咽泪水、哽咽、扭动身体，不停地大笑。

啊、哈、哈、哈、哈，还有比这事更愚蠢的吗？

我是从天而降，还是从地底冒出来的？这里有我这么一个身世不明的人，而我，也不认识这个人。啊、哈、哈、哈、哈！

我到现在为止，究竟曾经在哪里，做过些什么事情呢？接下来又打算做些什么呢？一切都无法猜透。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这样的人。啊、哈、哈、哈、哈。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多不可思议、多可笑的事！啊、哈、哈……太可笑了。啊、哈、哈、哈、哈。

啊，好难过啊，令人无法忍受，我为何会如此可笑？啊、哈、哈、哈、哈。

我无止尽地笑着在地上打滚。不久，我笑到耗尽力气，可笑的感觉忽然完全消失了。我站起身，揉着眼珠仔细瞧着，看到脚趾前面的地上掉着刚才那场骚乱后留下的三片面包、蔬菜碟子、一把叉子，以及还盖着盖子的牛奶瓶。

见到这些东西，不知为什么，我脸红了，同时感到一阵饥饿。我重新系好掉落在一旁的衣带，右手立刻抓住尚且有余温的牛奶瓶，左手抓住涂有奶油的烤面包，开始大吃起来。我用叉子叉起蔬菜沙拉，咀嚼着令人疯狂的美味，再配着牛奶咽下。吃饱后，我爬上床铺，躺在崭新的床单上，伸个懒腰，闭上了眼睛。

我应该睡了十五到二十分钟吧，可能是因为肚子填饱了！我感到全身无力，手掌、脚掌暖乎乎的，头脑逐渐化为昏暗的空洞……从早上就穿梭不停、时近时远的各种在脑海中回荡的声响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样无奈，那样不甘……

朦胧间，我听到路上熙熙攘攘的声音，匆促的皮鞋声，还有拖着木屐的缓慢脚步声，以及自行车的铃声……甚至还有远处某户人

家掸除灰尘的声音。

在高远的天际，乌鸦正在啼叫，附近的厨房响起玻璃杯破碎的声音……突然，窗外又有女人尖叫声。

“讨厌……真的……令人受不了……简直就是……开玩笑嘛……嘻嘻、嘻嘻、嘻嘻。”

然后就是我的胃里面发出的满足的跃动声。这些声音融合在一起，带领我逐渐走向遥远的世界，进入恍惚的梦境……这样美好的心情，真好！

不久，遥远的地方开始传来一个清晰的奇妙声音，那听起来确实是汽车的喇叭声，也好像是很大的哨声……哔、哔……哔……哔、哔、哔、哔的，是一种特别高亢的声音，我不得不认为那个声音表示发生了可怕紧急的事情，而且正在朝着我来。哔、哔、哔、哔声超越且吓退了清晨静寂的各种声音，绕向街道处的转角，以惊人的速度赶往正在躺着的我的方向。顷刻间，声音更加迫近，就在它似乎就要钻入我的杂乱的头发之前的时候，忽然移向一旁，绕了个大弯，发出极高的吼叫声，缓缓走开约莫一百公尺远的时候，又立刻转变方向，持续发出几乎渗入我耳孔的尖锐声，急速逼近，这才戛然而止。此时，我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

整个世界陷入一片寂然，我又不省人事地昏睡起来。

我大约踏实了五分钟左右，这次，是枕畔那扇门的钥匙孔突然发出喀嚓的声音，接着是沉重的轧轧开启声，同时，仿佛有某种脚步的声音进入房内。我反射性地跳起来，回头。但……仔细一看，我愣住了。

在我眼前，在缓缓关闭的牢固铁门前，摆放着一张小型藤椅，藤椅前站着一位令人惊奇的怪异人物¹。他的头部好像快要触及屋顶，